

漫读周末 人世间

从临停的Z180次列车到安置点再徒步跋涉，最终被爱心接力送抵北京 一个孤独症男孩的骑行圆梦路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高焱 图/受访者提供

8月4日一早，14岁的孤独症男孩李道宇和他的妈妈方忠琼从北京西站出发，坐上了回广州的高铁。下午5点多，列车抵达广州南站。下车后，李道宇在站台上比了个“耶”，方忠琼用水印相机为他拍下了一张照片。这是方忠琼第一次独自带儿子出门远行。受京津冀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，7月30日中午，他们回程乘坐的Z180次列车停在了安家庄站，母子二人与其他乘客一起被转移到安置点，之后开始徒步向北京城区跋涉……一路上，母子二人历经波折也收获温情，终于顺利回到广州，完成了他们从7月25日开始的骑行圆梦之旅。



骑行中的李道宇

临停列车里响起《向云端》

7月31日上午11点多，Z180次列车(乌鲁木齐-北京西)已经在北京门头沟安家庄村附近的铁路安家庄站停了近一天。车窗外还下着雨，14岁的孤独症男孩李道宇用口风琴吹了三首曲子，其中就有他近来最爱的《萱草花》。“有乘客鼓励他‘吹得不错’。”他的妈妈方忠琼说。循着旋律，有个小妹妹前来分享食物。有个小弟弟听得入迷，也想试着吹。后来，李道宇和妈妈还轻轻唱起了歌，唱到《向云端》时，有乘客跟着哼唱起来。这是这对母子一次特别的出省旅行。

一次期待已久的骑行之旅

“音乐一直是我和道宇沟通的桥梁。”方忠琼记得，李道宇一岁多的时候，还不会说话，就能哼出《小星星》，节奏和音准都很好。“从那开始，我就把要教他的内容都融到歌里，用唱歌的方式教他。”3年前，通过一次线上音乐公益课，李道宇开始跟着高级音乐治疗师学琴。除了音乐，李道宇还喜欢骑行。这次出省旅行，是他期待已久的骑行之旅。7月25日中午，李道宇和方忠琼从广州踏上开往包头的火车，参加7月28日举办的2023年孤独症智慧星快乐骑行公益活动。此前，李道宇时常从广州白云区骑到海珠区、从佛山骑回广州的家。此次10公里的比赛，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。但对方忠琼而言，这次长途出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“以前只是省内短途出行，这次坐火车需要40多个小时。”在人

7月25日，他们从广州出发，到包头参加骑行公益活动。7月29日晚，他们从包头站踏上Z180次列车，计划从北京中转到武汉探亲。若正点运行，列车将在7月30日上午9点55分抵达终点。然而，受京津冀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，7月30日中午，列车停在了安家庄站。封闭、人多、陌生的环境都会让李道宇焦虑。突如其来的险情，让这对母子长途旅行的难度陡然升级。乘客的善意让方忠琼如释重负——旋律没有打扰他人，或许还能缓解大家内心的焦躁。

多、封闭的空间，李道宇会感到焦虑，需要安抚。“如果安抚得当，就能平稳度过比较煎熬的时刻。”为了帮助李道宇打发时间，方忠琼把口风琴、作业本、玩具都装进了行李箱。25日下午睡醒后，李道宇吃了碗面，一切都还平静。而当晚7点多到了郴州时，李道宇背起书包就想去站台，闹着要回家找爸爸。“好在列车开了，爸爸、爷爷、奶奶、姨妈们轮番鼓励，他的情绪也稳定下来了。”“列车距离包头越来越近，他也越来越适应了。”方忠琼说，在一些停靠时间较长的站，李道宇还兴奋地下车合影留念。“佳乐加油！加油！李道宇加油！”28日的骑行里，方忠琼不仅为李道宇加油，也为路上的其他孩子加油。完赛后，李道宇还在舞台上唱了一曲《天路》，或许他真的想让自己此刻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，让更多人分享这份喜悦。



火车上，李道宇在吹口风琴

困境中，母子收获了温暖的善意

结束了3天的包头之旅后，7月29日晚，母子俩从包头站踏上开往北京西站的Z180次列车。李道宇盼着能在北京也骑一骑车。“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北京骑行？”7月30日，当Z180次列车停在安家庄站时，李道宇有些焦虑，有时会触碰其他乘客，被误解为“没有教养”。方忠琼一边安抚儿子的情绪，一边向其他乘客解释，留意着不让儿子大声说话。除了照顾儿子，当其他乘客遇到情绪困扰时，方忠琼也会开解一二。在困境中，这对母子收获了很多善意。李道宇和妈妈的卧铺原本

爱心接力，母子安全抵达北京骑行

8月2日，雨停了。由于担心影响其他人，方忠琼带着儿子，在中午1点多的时候，踏上了徒步离开安置点的路，目标北京城区。经过东方红隧道时，方忠琼和儿子唱起了《向云端》，“向云端，山那边，海里面，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……”隧道里回响着他们清亮的歌声。当天下午4点多，方忠琼母子在路上遇到了解放军官兵。方忠琼上前打听还需要走多远才能到可以搭车的地方。得知李道宇的情况后，解放军官兵把母子二人带上车，送到妙峰山附近的一座小镇。下午4点50分，方忠琼和儿子到了小镇，警察指引两人可以乘坐专门搭载滞留乘客的爱心大巴。不巧的是，等他们赶到时，爱心大巴已经开走了。此时，手机还是没有信号，两个人只好接着走着。走着走着，一辆小车在两人旁边停下，司机摇下车窗，问方忠琼要去哪里、是否需要送一程，方忠琼感激地上了车。在车上，大家聊起来，

不在一起。7月29日晚，为了安抚儿子的情绪，方忠琼到儿子的下铺挤了一宿。第二天，在同一格的一位小伙主动和方忠琼换了铺位，这晚，方忠琼终于不用再挤着照顾儿子，睡得更安稳了。7月31日中午，母子二人和其他乘客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转移到安家庄村的安置点。了解了李道宇的情况后，工作人员将他们安置到了一间带床和沙发的房间。房间里除了他们，还有一对老人带着小孙子。“那是安置点中最好的地方。”方忠琼说。当晚，李道宇和妈妈睡在沙发上，却一直叫着“妈妈”，还起来背上书包想往外跑，说要去北京骑车。“那晚很多人劝他，列车长和他说，‘路通了第一时间来通知，一定带你走’。”方忠琼说。每当有救援物资到达，乘务人员和村委干部就冒雨帮大家运送。水位上涨，还要防山石滑落，十分危险。“列车长有食物就会想到李道宇，送来面包、牛奶。”另一方面，看到不少年轻人脚上起了水泡，方忠琼就拿薄荷膏给他们擦。母子二人在安家庄度过了三天两晚。李道宇时常想着告诉妈妈，妈妈就带着他在村里看，告诉他有哪些危险。“要等云开雾散后，才可以修路。修好路，我们才能走。”方忠琼对儿子说。

报平安。下午6点20分，母子俩在北京一家旅店办好入住时，天还是亮的。在旅店休息了一宿，8月3日一早，母子二人骑着共享单车到了北京西站。方忠琼在朋友圈里写下，“不是骑到北京，是到北京骑行，其实真正的梦是前者，(我们)一步一步来。”司机李大哥是河南人，夫妻两人一起开车。由于李大哥不是北京人，他还联系了侄子，让他接力把方忠琼母子送到旅店。李大哥原本想请方忠琼母子吃饭，但是李道宇在饭店情绪不太好。“李大哥向饭店解释孩子的情况，还帮着打包饭菜，李大哥的侄子也买了面包和水送给我们。”从列车上到安置点再到前往终点的路上，工作人员和爱心人士都向他们伸出了理解和关爱的援手，为这次波折的旅程添了温暖。方忠琼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回忆起这一路上近乎无缝衔接的爱心接力，忍不住流泪。由于担心影响其他人，她已做好了和儿子徒步出来的心理准备，“但解放军官兵和李大哥还有别的好心人一路接力，把我们安全送进了北京城区。”看见妈妈流泪，李道宇以为妈妈是伤心和难过，但方忠琼告诉儿子，“这是感动和感激的泪水。”下午5点15分，手机有了信号，方忠琼马上就和家人打电话

8月4日下午，李道宇到达广州南站，妈妈为他拍照留念



周三 周四 周五

烧鸭是生活 音乐是热爱

茂名烧鸭店老板弹钢琴走红：



余伟志弹钢琴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图/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

7月28日，@梁益同学发布一则视频，视频中广东茂名一烧鸭店里，客人在一旁用餐，老板余伟志则在店中一角弹奏钢琴曲《right here waiting》，琴声流畅优美。烧鸭店和钢琴曲，这两种不相干事物结合带来的反差感，再加上余伟志沉浸其中的美妙弹奏，使得该视频在网络上走红，网友有热评：烧鸭是生活，音乐是热爱。8月1日，在广东茂名市高州市泗水镇的余记餐馆，记者见到了余伟志，他称自己是“泗水镇玩音乐的烧鸭佬”，开店已有九年时间：“其实做烧鸭很枯燥，有音乐支撑着，我才能做这么久。”



余伟志忙碌店内生意

吉 从小就热爱音乐天赋

余伟志今年41岁，茂名高州市本地人，从小就热爱音乐，并且颇具天赋。余伟志的姐姐余兰(化名)回忆道：“我弟弟小时候玩音乐就玩得很好，拿到一个口琴，吹几下熟悉了就可以吹出曲子来，我有时候很羡慕他，我连唱歌都不会。”弟弟喜爱音乐，但家里条件不足以支撑他去学习，且父亲也有顾虑，担心弟弟以后靠音乐养活自己，所以没让弟弟往音乐这条路走。小学三年级时，得知父亲的同事有一把红棉吉他，余伟志花五毛钱买了两根雪糕送给他，大着胆子向他开口借来那把吉他。借来吉他后，没有钱去培训班，也没有条件上网学习，小钱里也没有良师，他就是一个音自己摸索，反复练习，直到学会。余伟志如今会吉他、钢琴、口琴、二胡等乐器，都是全靠自学，他甚至看不懂五线谱，基本用数字标注曲子。“只要我能唱得出来的歌，我就能在钢琴上弹出来，那些高低音或者和弦都可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反正我听多了以后，上了

贰 在烧鸭店里玩音乐

2014年，余伟志和妻子在泗水镇开了“余记餐馆”，卖烧腊熟食，主卖烧鸭。开店不到半个月，余伟志就开始往店里搬乐器，电子琴和音响占了一角，餐牌中间挂着吉他。斑驳墙上留下的钉子洞，都是他在那里挂过乐器的痕迹，他还装了迪厅里才会使用的彩灯，因为“一打开灯氛围就上来了”。肖翠凤没有阻止过丈夫：“他买乐器我从来不反对。就像我喜欢看剧他不喜欢一样，每个人的爱好不同，没什么好干涉的。”如今，每天五六点钟他就开始在店里干活，站在案板前，利落斩块，但哪怕只有30秒的空闲时间，哪怕手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油，余伟志都会在电子琴前坐下，按出几个音。烧鸭店里摆乐器，烧鸭佬玩音乐，在这个小镇上没人觉得奇怪。余记餐馆的旁边是一家开了30年的鱼档，老板钟伯打趣说余伟志是他们泗水镇的“明星”，老板娘赖姐也喜欢听余记餐馆里传出来的音乐：“大家都不觉得他奇怪，只要他喜欢就好，他又弹得好听，街坊听了也开心。”

叁 乐队名字叫作“飘”

余伟志有一支乐队，组建于2019年，乐队四个人相识有十余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得空了就往烧鸭店里钻，摸摸乐器，弹弹曲子，唱唱歌。这支乐队并不专业，全都受过训练，余伟志被称作乐队的灵魂人物，“他是全能的，乐队成员们都跟着他学习过”，有人说。乐队名字叫作“飘”，主音及贝斯手陈文海解释：“飘就是自由，没有定义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我们玩音乐自己能飘起来，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音乐也能飘起来。”伴奏吉他手林均波提到，“飘”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：“我们四个人都漂泊过，因为音乐聚在一起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生活压力大，偶尔能玩一下音乐都是很奢侈的事情。”主音及伴奏钟超也有同样的看法：“只有玩音乐的时候才能活出自己。”余伟志说，有时灵感来了，他们也会创作一些原创歌曲，但大多时候，大家都是下了班聚在一起随意

手曲子就自己出来了。”余伟志说。1999年，余伟志进入佛山一家模具厂做设计工作，在干了十多年后，因身体不好回到老家，此后又与妻子肖翠凤做过多份工作，但一直没有专注走音乐道路，余伟志解释：“成家立业后，面对的生活就不一样了，要挣钱养家。把音乐当成自己的爱好就行了。”肖翠凤与余伟志结婚17年，对音乐一窍不通，但熟悉丈夫对音乐的热度。“我们以前摆过地摊。他边摆地摊边弹吉他，围了一圈人来看。”肖翠凤回忆道，“我们还买过那种一百来块钱的电子琴，他留下几把，开始学弹琴，也没有人教他，但他真的就自己学会了。”生活艰难，赚钱辛苦的时候，余伟志也曾停止过玩音乐：“大概荒唐了一年，那一年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，就又想玩音乐。”自此，余伟志再没放下过音乐，音乐成为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“当我烦躁，心情不好，或者碰上什么事情，只要玩一玩音乐，我就可以从头来过。”“每次来买烧鸭听到音乐声都会感到很舒适，老板真的很厉害，可以一边卖烧鸭一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很难得也很佩服。”林女士常光顾余记餐馆，有时她也会惋惜：“觉得老板做烧鸭是浪费人才。”余伟志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店里的墙上，挂满了他曾经参加音乐比赛的奖状，其中有一张是2019年他参加“中国好声音”闯进茂名赛区三十强时拿的，但他没有接着去广州参赛。“继续参加比赛起码要花一个月的时间，店里那么忙，我走不开。”余伟志解释，“一个人一定要有爱好，但不一定要证明什么，我玩音乐能够洗涤心灵，自己开心就足够了。”墙上有一张显眼的照片，是余伟志与电视节目《马后炮》主持人小马哥马志海的合照。大约是2018年，马志海来泗水镇带货农产品，偶然到余记餐馆吃饭时，发现余伟志摆在店里的乐器。“小马哥很喜欢这些，鼓励我继续玩下去，还和我合奏了一曲他版的《喜欢你》。”能碰到志同道合的人，一起玩一会儿音乐，余伟志就很高兴。玩玩，说说笑笑就很开心。我们邀请“飘”乐队演奏一曲，钟超豪迈一挥：“早就手痒了，来，拿乐器！”在茂名的小镇上，在一家不起眼的餐馆里，越过户外窗台挂着的美味烧腊，在斑驳的墙角边，“飘”乐队演奏合唱了一首Beyond的《光辉岁月》。肖翠凤不懂音乐，有时丈夫和朋友玩音乐，她系着围裙，拎着刚出炉的烧鸭从里屋出来，穿过这支乐队，“听着吵我就出去转一圈”，但乐队演唱时，她会默默在一旁拿起手机拍下来。在歌曲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，乐队其他成员停止了演奏，而坐在电子琴前的余伟志还沉浸在里头，他身姿随音乐摇晃，手指在琴键上翻飞，又独自弹了一段，没有人打扰他。乐队里与余伟志相识最久的林均波认为，一个人要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“老余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了。”他说。



请扫码加群爆料 有本版新闻线索